

LA PETITE ROQUE

1^{re}

小萝卜克

Le piéton Médéric Rompel, que les gens du pays appelaient familièrement Médéri, partit à l'aube, le 1^{er} mai, de la maison de poste de Ronly-le-Grand, traversa la petite ville de son grand pas d'ancien soldat, et il courut l'abord des premières collines pour aller chercher le bonhomme Briquille, qui le suivait, en suivant le chemin au village de Carvelin, où commençait sa distribution.

Il allait vite, le long de l'étroite rivière qui modérait, grognait, bouillonnait et filait dans son lit d'herbes, sous une voûte de saules. Les grosses pierres, arrêtant le cours, avaient autour d'elles un tournoiement d'eau, une sorte de cravate terminée en nœud d'écumine. Par places, c'étaient des cascades d'un pied, souvent invisibles, qui faisaient, sous les feuilles, sous les lianes, sous un toit de verdure, un gros bruit colère et doux; puis plus loin, les berges s'élargissant, on rencontrait un petit lac visible où nageaient des truites parmi toute cette chevelure d'herbe qui ondoyait au fond des ruisseaux calmes.

Médéric allait toujours en avant, sans s'arrêter, et ne songeant qu'à ceci : « Ma première lettre pour la maison Pivron, puis j'en ai une pour M. Renardet, faut donc que je traverse la forêt. »

Sa blouse bleue serrée par une ceinture de cuir noir passait d'un trait régulier sur la haie verte des saules; et sa main, un long bâton de houx, marchait à son côté du même mouvement que ses jambes.

Donc, il franchit la Briquille sur un pont fait d'un seul arbre, jeté d'un bord à l'autre, ayant pour unique rampe une corde portée par deux piquets enfoncés dans les berges.



小 萝 克

王振孙 郝 运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九 三 年 · 北 京

(京) 新登字002号

Guy de Maupassant
La Petite Roque
Contes et Nouvelles de Maupassant

EDITIONS ALBIN MICHEL

小 萝 克
Xiao Luo Ke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文 字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100,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6 插页 3

1993年1月北京第1版 1993年1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480

ISBN 7-02-001468-2/I·1323 定价 3.20 元



Juy r. M. p. a. n. t.

作者像

作者画像：张守义 作

告 读 者

十九世纪法国作家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 1850—1893)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他的作品深受读者喜爱。我国解放前后，他的中短篇小说被陆陆续续翻译了不少，有的在报刊上发表，有的汇成集子出版，然而他的中短篇小说有三百多篇，迄今为止国内尚无一个完整的中短篇小说全集的译本出版，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因此为了满足广大读者和文学工作者阅读和研究的需要，我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计划用两三年时间将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全部译出，分成二十集出版。

我们翻译所根据的原文版本是一九五九年巴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的莫泊桑中短篇小说两卷集，编者是阿尔贝·玛丽·施米特；同时还参考了巴黎加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莫泊桑中短篇小说两卷集，以及巴黎奥朗多夫出版社的莫泊桑中短篇小说多卷集。

莫泊桑生前曾亲手编选过十五个中短篇小说

集。我们的二十个集子中有十五个集子。不论篇目还是名称，完全以莫泊桑亲手编选的集子作为依据。它们是：《泰利埃公馆》(1881)，《菲菲小姐》(1882)，《山鹑的故事》(1883)，《月光》(1884)，《密斯哈丽特》(1884)，《隆多里姐妹》(1884)，《伊薇特》(1884)，《白天和黑夜的故事》(1885)，《巴朗先生》(1886)，《图瓦》(1886)，《小萝克》(1886)，《奥尔拉》(1887)，《于松太太的贞洁少男》(1888)，《左手》(1889)，《空有玉貌》(1890)。

另外四个集子：《密斯蒂》，《米隆老爹》，《羊脂球》和《巴黎一市民的星期日》，我们是参照奥朗多夫出版社的多卷集编排的。

我们还将莫泊桑生前在报刊上发表过，死后直至阿尔贝-玛丽·施米特编的两卷集出版前，未曾被任何版本的全集或选集收入的一些短篇小说作为二十集中的又一个集子，取其中一篇的篇名命名为：《新婚旅行》。

译者 一九八九四年四月

目 次

小蓊克	1
失事船只	52
隐居者	70
珍珠小姐	81
蓊莎莉·普律当	105
关于猫	112
得救了	123
帕里斯太太	132
朱莉·罗曼	145
阿玛布尔老爹	158

小 萝 克·

1

邮差梅德里克·隆佩尔，当地人亲切地叫他梅德里，按时从鲁依-勒托尔邮局出发了。他迈开他那老兵的大步子穿过小城以后，首先横越维尧姆草地，直抵布兰地河边，随后，沿着河岸向卡尔韦兰村走去，他就从这个村子开始分发信件。

他沿着那条窄窄的小河快步走着，河上柳树成荫，河水在长着水草的河床里起泡翻滚，潺潺而流。一块块挡住水流的巨石周围都有一圈环形的漩涡，仿佛一条条用泡沫结成的领带。有些地方是些尺把高的小瀑布，一般很难发现，它们在树叶、藤蔓等绿色覆盖物下面，发出沉闷郁结的轰鸣声。在较远的一些地方，河面比较宽阔，形成一个恬静的小湖。在平静的水底，绿色的发状水生植物随波荡漾，一些鳉鱼在其间穿梭游翔。

• 本篇首次发表于—一八八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的
《吉尔·布拉斯报》。一八八六年收入同名中短篇小说集。

梅德里克不停地走着，他什么也没有看到，心里只是惦念着：“我有一封信是给布瓦弗隆家的，接下来的一封是给勒纳代先生的；因此我需要穿过大树林。”

他穿着蓝罩衫，腰里束着一根黑皮带，跨着快速均匀的步伐穿过那一长列像篱笆似的青翠的柳树，他那根当手杖用的结实的冬青木棍子，随着他双腿的节奏向前移动。

接着，他从一座独木桥上越过了布兰地河，这座桥是用横在小河两岸之间的一棵树的树干做成的，两边河岸上各插着一根小木桩，中间系着一根绳子，作为这座桥的唯一的扶手。

这片大树林属于当地最大的地主，卡尔韦兰村长勒纳代先生所有。林子里的树木都是一些年代悠久的、像柱子般挺拔的参天大树，分布在河流的左岸，长达半法里^①，这条河成了这片广阔的由枝叶形成的拱顶的边界。沿着河边受到阳光的照射，生长着一些高大的灌木；但是在那片大树林下面，除了苔藓以外什么也没有，那是一层厚厚的、柔软的苔藓，它们在那停滞的空气中散发着一阵阵淡淡的、枯枝朽木的霉烂味。

梅德里克放慢脚步，把他那顶缀着一条红饰带

① 法里：法国古里，约合四公里。

的黑色军帽拿下来，擦了擦脑门；时间还不到早上八点钟，可是草地上已经很热了。

他刚把帽子戴上、加快步子，突然在一棵树底下看到一把刀子，是一把孩子玩的小刀。他捡起小刀，又发现了一只顶针，再过去两步又有一只针盒。

把这些东西都捡起来以后，他想：“我要把这些东西交给村长。”他又开始赶路了，现在他可留神了，一直期待着再发现些什么其他东西。

突然，他一下子站住了，就像碰上了一根栏杆一样；因为就在他前面十步远的地方，一个赤裸裸的孩子的躯体，仰天躺在苔藓地上。这是一个十二岁左右的女孩子。她的手脚张开着，脸上盖着一块手帕，两条大腿上沾着少许血污。

梅德里克蹑手蹑脚地走过去，仿佛怕遇到什么危险似的，不敢弄出一点声音；他睁大着眼睛。

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大概在睡觉吧？接着他又想到没有人会在清晨七点半的时候，在阴凉的大树底下这样赤身裸体地睡觉的。那么她是死了！他碰上一件杀人案了！虽说他是个老兵，可是一转到这个念头，也不由得浑身起了鸡皮疙瘩。再说，这类事在当地是罕见的；一件谋杀案，被杀的还是一个孩子，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但是，除了她腿上那摊已经凝结的血迹以外，她身上没有任何伤痕。那么她是怎样被杀死的呢？

他站在她旁边，拄着他的木棍仔细地打量。他认识当地所有的居民，因此他肯定也认识她；但是因为看不到她的面孔，也就无法猜出她的名字。他俯下身去想揭开那块盖在她脸上的手帕；手刚伸过去，突然又停住了，他想到了一个问题。

在司法机关进行调查之前他有权利破坏尸体周围的现场吗？他把司法机关想象成一位明察秋毫的将军；对这位将军来说，一颗掉落的扣子和肚子上挨一刀子这两件事同样重要。在这块手帕下面，也许掩藏着一件重要的证据；这是一件物证。而且，一旦这件物证被一只笨拙的手触摸过以后，可能会失去它的价值。

于是，他又站起身来，想赶快跑到村长家里去；但是，另外一个念头又把他留住了，如果万一这个小姑娘还活着呢？他不能就这样把她扔下不管。于是他跪了下去，离得远远地，小心翼翼地伸过手去摸她的脚。她的脚凉得像冰一样，这种尸体的寒冷使人毛骨悚然，一切都清楚了。正像这位邮差后来说的，他一碰到这只脚，就觉得心慌意乱、口干舌燥，顿时就站了起来，在那片大树林下朝着勒纳代先生的家狂奔而去。

他把木棍挟在胳膊下面，握紧拳头，伸着脑袋，像操练长跑似的向前奔跑着。他背在身上的、塞满信件和报纸的皮袋啪嗒啪嗒地撞击着他的腰部。

村长的住宅位于树林的尽头，树林成了住宅的花园，住宅围墙的一角浸在池塘里，这个小池塘是布兰地河流经这里时形成的。

这是一座非常古老的，用灰色石块砌成的方形大房子，从前这座房子曾经受过几次围攻，屋后是一座建筑在水里的巨大塔楼，高达二十米。

过去，人们可以从塔顶上监视整个地区。大家管这座塔叫勒纳尔^①塔，可没有人知道为什么给它取了这样一个名字。勒纳代这个姓，也就是这块采地业主的姓，大概也是这么来的。据说这个家族占有这块土地至今已经有二百多年了。大革命^②以前，人们经常可以在外省遇到那种近乎贵族化的资产阶级，姓勒纳代的这一家人就属于这一类人。

邮差一阵风似的冲进了仆人们正在吃午饭的厨房，叫道：“村长先生起身了没有？我必须立即跟他谈话。”大家知道梅德里克是一位有点儿威望的重要人物，因此马上就猜到了一定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

勒纳代先生得到通报以后吩咐把他带进去。邮差脸色苍白，气喘吁吁，手里拿着军帽，他看到村长坐在一张长桌子前面，桌子上零乱地放着一些文件。

这是一个高大肥胖的人，身体笨重，脸色红润，

① 勒纳尔：法语中这个词的意思为“狐狸”。

② 大革命：指十八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结实得像条牛。虽然他脾气十分暴躁，当地人倒还喜欢他。他年纪在四十岁左右，妻子刚去世六个月，他像一个乡绅那样地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他那烈性子经常会惹出一些麻烦事，亏得他那些宽容和谨慎的朋友，鲁依-勒托尔城的法官们，一直在替他排解。有一天他不是把驿车的马车夫从座位上猛推了下来吗？就因为这个马车夫差一点辗死了他的猎狗米克马克。他不是把一个猎场看守人的肋骨都打断了吗？就因为这个看守人记下了他挎着枪穿越了邻人的土地。有一次专区副区长作公事巡行在村子里逗留时，他不是竟然揪住了副区长的领子吗？勒纳代先生把那位副区长的巡行称之为竞选旅行，由于家庭的传统，他是反对当局的。

村长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梅德里克？”

“我在您的大树林里发现了一具小姑娘的尸体。”

勒纳代站了起来，一张脸红得像块红砖头。

“您说……一个小姑娘？”

“是的，先生，一个小姑娘，全身赤条条地仰天躺着，还有血，死了，完全死了！”

村长诅咒道：“他妈的，我打赌这是小萝克。刚才有人告诉我她昨天晚上没有回家。你在什么地方发现她的？”

邮差说出了地方，把细节都讲了，还自告奋勇要

陪村长去。

但是勒纳代的态度又变得粗暴起来说：

“不，用不着您，您马上把守林人给我找来，还有村政府秘书和医生，然后您继续去送信吧。快，快，去吧，对他们说到大树林里来找我。”

邮差是个唯命是从的人，他服从村长的吩咐，退了出去，心中愤愤不平，对不能参加侦查工作感到非常懊恼。

村长拿起他的帽子，一顶柔软的宽边灰色大呢帽，在屋子的门口停留了几秒钟，跟着也出去了。在他面前是一大片宽阔的草地，草地上有三个鲜花怒放的大花坛，闪耀着三大团鲜艳的颜色：火红的、蔚蓝的和雪白的。其中一个花坛在房子正面，另外两个在左右两侧。再远一些就是大树林最前面的那几棵高耸入云的大树；左边，在那扩大成池塘的布兰地河上方，可以望见那长长的一块草地，整个地面一片平坦，绿油油的，有些地方夹着一道道沟渠，还有一些像怪物似的柳树篱，都是些修过枝的、矮壮的柳树，粗短的树干上一簇簇羽毛似的细枝在颤抖着。

右边，在那些马厩、车库，所有那些属于这一片产业的建筑物后面，就是那个富裕的村子，村民都是养牛的。

勒纳代慢慢地从台阶上走下来，然后，向左拐去，走向河边，接着又反背双手沿河走去。他低着头

向前走着，不时地向四周望望，看看他派去找的那些人来了没有。

当他走到树荫下的时候，他站住了，摘下帽子，像刚才梅德里克那样擦着脑门，因为七月骄阳洒向大地的阳光犹如火焰一般。随后村长又继续前进，停下，又半道折回。突然，他弯下腰去，把他的手帕放在从他脚旁流过的小河里浸了浸，摊开放在他帽子下面的脑袋上。一些水滴顺着他两面的鬓角流下来，流到他一直是紫红色的耳朵上，流到他那粗壮血红的脖子上，随后，一滴一滴地流进了他的白衬衣领子里。

因为还是没有人出现，他开始跺脚了。接着他喊道：“喂！喂！”

有一个声音在右面答应：“喂！喂！”

医生在树下面出现了。这是一个瘦小的矮个子，从前做过外科军医，在当地算是医道非常高明了。他在服役时受过伤，现在他拄着一根手杖，一瘸一拐地走来。

接着又看到守林人和村政府秘书来了，他们两人同时接到通知，就一起来了。他们神色惊慌，气喘吁吁地赶来，为了加快速度，他们不时走走跑跑，拼命地挥动着双臂，仿佛两条胳膊比两条腿可以更派用场似的。

勒纳代问医生说：“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知道，梅德里克在树林里发现了一个死孩子。”

“是啊，我们走吧。”

他们肩并肩地向前走去，另外两个人跟在后面。他们的脚踩在苔藓上，一点声响也没有，他们的眼睛向前搜索着。

拉巴尔布医生突然伸出胳膊：

“瞧，在那儿！”

在很远的一棵树下，有一个明亮的物体。如果他们事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也许会猜不到那是什么东西的。这个东西似乎在发光，颜色白得会使人把它当作一件掉在地上的衬衣；因为透过树枝间隙的一束阳光照亮了肚子上灰白色的肉，形成一条斜形的、宽宽的白色光带。随着一步步走近，他们慢慢看清了这个人的形状，被遮着的脸朝向河边，双臂张开，就像被钉在十字架上。

“我热死了，” 村长说。

说着，他弯下腰去，又把手帕在布兰地河里浸了浸，重新放到自己脑门上。

医生受到被发现的东西吸引，加快了步子。他走近尸体以后，就俯下身去观察，但没有碰它。他戴上一副夹鼻眼镜，就像瞧一件希罕的东西那样，慢慢地绕着尸体兜圈子。

他一面弯着腰看，一面说：

“我们马上就可以证实这是一件强奸谋杀案。而

且这个女孩子已经成人了，瞧她的胸脯。”

两只乳房已经相当丰满，耷拉在胸脯上，由于人已死亡而变软了。

医生轻轻揭开盖在死者脸上的手帕。死者脸色黝黑，非常怕人，舌头伸在外面，眼球突出。他接着说：“是啊，事情干完就把她掐死了。”

他摸了摸尸体的头颈：“是用手掐死的，而且没有留下任何独特的痕迹，既没有指甲印，也没有手指印。不错，果然是小萝克。”

他又把手帕轻轻地盖上：“我没有什么好干的，她死了至少有十二个小时，必须报告检察官。”

勒纳代站着，反背着手，死死地盯着横在地上的小尸体，嘴里咕噜着：“多么可怜，一定要把衣服找到。”

医生摸摸尸体的手；碰碰她的胳膊和腿。他说：“她可能刚洗完澡，衣服大概就在河边。”

村长命令说：“你，普兰西普（村政府的秘书），你沿着河去把她的衣服给我找回来。你，马克西姆（守林人），你跑步到鲁依-勒托尔去，替我把预审法官和宪兵带来。一小时以后他们必须到达这里。听明白了吗？”

这两个人即刻就走了，勒纳代对医生说：“在这个地区，哪个坏蛋会干出这样的事来呢？”

医生咕哝着说：“谁知道？所有的人都有可能。在